



大 | 学 | 人 | 文 | 社 | 科 | 读 | 本

# 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

## 历史的灾难与救赎

Heidegger and Marcuse

The Catastrophe and Redemption of Histo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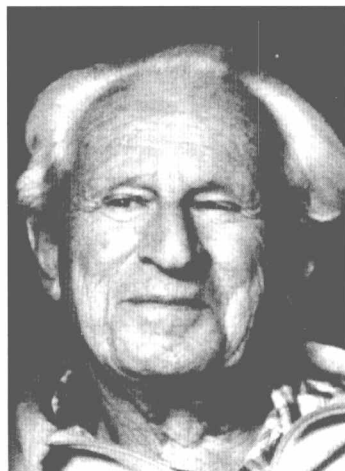
[加拿大] 安德鲁·芬博格 著 | 文成伟 译



Andrew Feenberg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

历史的灾难与救赎

Heidegger and Marcuse

The Catastrophe and Redemption of History

[加拿大] 安德鲁·芬博格 著 | 文成伟 译

Andrew Feenberg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历史的灾难与救赎/(加)  
苏博格(Feenberg, A.)著;文成伟译. —上海:上  
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  
(大学人文社科读本)  
ISBN 978-7-80745-659-9

I. ①海… II. ①芬… ②文… III. ①技术哲  
学-研究 IV. ①N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42656 号

Andrew Feenberg

Heidegger and Marcuse: the Catastrophe and Redemption of History

© 2005 by Taylor & Francis Book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Routledge, part of Taylor & Francis Group LLC.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07-926 号

## 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历史的灾难与救赎

作 者:[加]安德鲁·芬博格

责任编辑:唐云松

封面设计:王斯佳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com> E-mail:sassp@sass.org.cn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1010 毫米 1/16 开

印 张:10.5

插 页:2

字 数:200 千字

版 次: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745-659-9/N·002

定价:3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中文版前言

正如我在英文版《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的前言中说明的那样，在 20 世纪 60 年代我还是马尔库塞的学生，那时他正蜚声国际，可谓全世界造反学生的“领袖”。当时，我也投身到造反行列之中，因此根本不会发生由我本人来写我老师的事情。直到最近，我的好奇心，以及我的哲学著述中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才引领我回到他的老师海德格尔的著述当中去寻找马尔库塞的源头。我所发现的东西不仅有着迷人的世袭渊源进而帮助我了解了我自己，也启迪了我目前正在进行中的技术研究的一种新视角。

我在写作《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的时候，头脑中考虑到的是以发达国家的读者为对象。对我来说，很难想像这部著作在中国会被如何解读，因为这个国度正在进行着一场人类历史上旷世空前的现代化高潮。新技术突然间闯进了中国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这象征着后二战发展趋势达到了一个顶峰，尽管这种趋势曾一度受到新左翼运动的大规模挑战。1968 年发生了法国五月运动，我作为学生也曾经参与其中，那时或许是最后一次有机会冲破禁锢从而将进步道路引向一个新的更好的方向。<sup>①</sup>

就当今中国发生的事情而言，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恰恰是强烈的理论反对者。法国五月运动初期，马尔库塞刚好正和我都在巴黎，那场运动令他激动，给了他希望。对现代性的批判一时间仿佛变成一种历史力量。随后不久他发现，如果说变革终将有可能发生，但那也需要经历很长时间。他赞成“在体制内进行一次长征”，他提出这一主张的意思是，在国家和政体的框架内部开展抗争，所要采取的行为必须能够被吸纳到体制内部，但是要能够渐渐地把重心转向一个全新的格局。尽管并不缺乏改革主义者的视角，但这种主张归根结底旨在彻底改变现代生活。

---

<sup>①</sup> 我已经在 *When Poetry Ruled the Streets* 一书中对这些运动做了记载，还在网站上收录了数千页相关文件和一些翻译内容，见 <http://edocs.lib.sfu.ca/projects/mai68/>。

对于我们如今已经熟知的所谓进步理念问题，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会做何感想？在较早前那个更加单纯的海德格尔时代，尽管还存在着一种怀旧因素，但是他甚至也提倡一种与技术共处的新方式，从而摆脱进步带来的困扰，而不至于为了逃避技术而倒退到过去。马尔库塞要求有一种可选择的财富模式，在强调安逸、教育和公共服务例如清洁的环境和安全的生活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对私人消费的注重。对于这种选择性的基本原则他解释道：将人类从残忍的、非健康的竞争挣扎中解脱出来，人才能够发展人的能力，才能够团结在一起。这样的目标显然是受到马克思的启发。

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的路线是基于对从启蒙运动那里继承来的现代理性形式的批判。林林总总的技术学科代表了这种理性的运行维度。它们对于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以及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们仿佛是全世界的成就，仿佛是科学真理在世界上付诸实施。但是，世界并没有呈现出启蒙运动所允诺的和平和繁荣。正如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二战期间所写到，“被彻底启蒙的世界散发着耀武扬威的灾难”。

在由他们悲观的论点所引发的关于理性的论战中，哈贝马斯代表了重要的一方。在过去的四十年间，他很少谈论技术，然而尽管他做过的论述为数不多，但依然认同技术知识是无辜的。他的意旨是，技术必须按照自身的步伐、根据自己的独立逻辑自主发展。这个论题就是技术和科学的价值中立，它把技术看作是实现我们的目的的工具。其他人等，例如科学和技术研究领域的社会建构论者，则反对这样的观点，他们把科学和技术归结为是规定其发展的行为者所持有的社会目的和政治目的。从这个观点出发，科学和技术并不是中立的，不过也很难看出从何种意义上说它们是理性的。

海德格尔早期所做的古代哲学讲座以及马尔库塞对未来技术所进行的思索，对于从这种进退维谷的境地中找到一条出路是有所裨益的，但是我并不认为两位思想家已经给出了现成的满意答案。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两人都把古希腊工艺比作一种技术理性模式，这种模式是把伦理意义和美学意义上核准了的目的同技术意义上的理性手段包含在单一的复合体中。古希腊工匠不像现代技术家那样成为强大机构的奴隶，他有着依据历史悠久的规则和目的进行创造的使命。即便是在侍奉权贵的时候，他也会通过遵循制作物品的“正确方法”侍奉着他的工艺和完美的目的。在现代社会中，我们有的职业和这一点有些相似，例如医疗或建筑，如果操持得有责任心，那么就会通过理性的方法实现合乎标准的正确目的。

海德格尔的论点在于，古希腊工匠的创造力实现了世界的潜能，而不是任性野蛮地强加武断的规划。马尔库塞相信，致力于抚慰社会生活的人通过民主手段所

表达的意愿,同样地会受到保护而免遭武断霸道的诱惑,并能够在技术与自然遭遇的过程中实现良性的潜能。由这样的普遍性意愿所重新构建的“技术理性”能够弘扬一场解放的事业。同古希腊的工艺十分相像,它能够把世界和谐的必要条件所规定的理性目的同时融合到人类的内部和外部。这一点对于马尔库塞来说象征着超越了启蒙运动理性的局限性,而海德格尔的思想只能无望地对此作出姿态。当然,区别就在于马尔库塞所采取的政治行动发挥了作用,这注定能够开辟一个新的时代,而在经历了纳粹思想阶段后,海德格尔已经对政治行动感到绝望。

那么,这些反思同今天的中国有什么关联呢?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所拥有的巨大资源已经围绕着从西方模仿来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被动员起来了。成千上万的人们已经从贫困中站起,来到这种新型分配体制之下。遗憾的是,消极的副作用也变得越来越明显。过度污染和由此产生的健康后果,危险的伪劣建筑,既有文化遗产的消亡,暴涨的商品和石油价格,城市贫民区的增长,所有这些都威胁着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发展中国家目前所奋力进行的加快现代化的进程。面对这些问题,并不容易预见这些社会的未来,因为这些问题的严重程度同西方世界早期发展进程中所出现过的危机相比较是没有先例的。<sup>①</sup>

西方的发展结果与当代发展结果之所以会有所不同是有原因的。当今的富裕国家在经历从农业社会向城市工业社会转型的阵痛时,正值技术发展水平还比较安全,环境状况远比较好的时期。这些富裕社会毁坏了地球,而把诸如汽车、核武器和现代化学工业这样既浪费又危险的技术遗留给发展中国家。那些紧随其后进行效仿的人们同时也继承了致富梦想,不过这个梦想在西方尽人皆知,它是一个不具有可持续性的事业,会只因油价突然暴涨而开不起私家车就无法实现。

难道毛病是出在“人的本性”或许表现为非得要去追求美国式的生活?事实当然并非如此。发展中国的经济取向既受到了美国式繁荣的媒体形象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实现这种繁荣所需要的技术和资本唾手可得这一现状的影响。从西方社会承接过来的技术学科并不提供指导性,对它们能够实现的发展不承担任何责任。这些技术学科并不包含更高层次的价值,不能够敦促那些把它们工具化的有势力的机构谨慎行事并关注人文目的。因此,当时的发展是随意的,是由早前只适用于西方社会本土的社会因素决定的,而不是基于为适应当今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和问题而对自然和人类所进行的长远考虑。未来的结果在许多方面很可能是灾难性的。未来的这种不幸局面已经开始初见端倪。

---

<sup>①</sup> 关于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参见我发表在《中国电子商务月刊》(China E-Business Monthly)上的文章,<http://www.sfu.ca/~andrewf/china.Htm>。

除了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今天不再会有人认为回归古老的方式就能够解决现代性问题。我们已经出发，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但是，前往何方，代价几何？这些问题是我们的这两位哲学家要求我们去思考的。他们自己的回答可能不会令我们满意，不过他们已经引领我们注意到这些真正的问题，对此我们必须以我们自己的方式予以回答，既然先辈们已经给出了预警，我们不能逃避责任，必须作出我们的回应。

# 前 言

1965 年秋,我作为哲学研究生来到加州拉荷拉市。促使我到这里来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我对马尔库塞有所耳闻。虽然那时他还算不上是大名鼎鼎,却也算是众所周知了,也正是他之为人知晓的原因激起了我浓厚的兴趣。我对现象学感兴趣,而他恰是一个狂热得足以把马克思与弗洛伊德结合起来的哲学家,这对于一个正在为盛行于美国哲学界的那种纯粹的实证主义思潮寻找变化出路的年轻的研究生而言,也是足够狂热的了。

起初,我请马尔库塞教授为我研究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提供帮助。他接受了我提出的建议,从而我们一起度过了许多个周二下午时光,就这本书中一些晦涩的段落进行争辩。当时我并不知道,38 年前正是这本书激励马尔库塞离开柏林去了弗赖堡。

一天下午,我们离开马尔库塞的办公室的时候,眼前呈现出一抹夕阳的美景。站在人文楼的阳台之上,为眼前这大自然的景致而感到眩目,马尔库塞转向我,用他那低沉浑厚的声音对我说:“请把这个景色给我作出一个现象学的还原。”我无言以答。我记得当时觉得这个要求不公平并且有讽刺意味。

据说禅宗佛教徒对于被称作心印的难解之题进行苦思冥想后会获得顿悟。面对马尔库塞这令人瞩目的心印,现象学似乎行将崩溃,可是顿悟却没有随之而来。当时我还不曾想到,那天午后没能给出现象学还原的情形,恰恰再一次肯定了马尔库塞 1933 年所作出的放弃继续由海德格尔担任自己导师的决定。他已经找到了其他的途径来理解美以及它给幸福带来的希望。

几个月后,我和我的一些研究生同学创办了一个杂志,希望藉此表达我们的反战观点。回想起来那还是在越南战争的初期,当时美国公众还是持支持的立场。反战行为还仅限于我们所属的非常小规模的小群体。我们邀请马尔库塞为我们创刊写一篇文章。他撰写了“伟大社会中的个体”一文(Marcuse 1966a)。这篇文章描述了在技术进步的影响之下个性所遭受的抑制。文章结束时有这样一段费解



ix 的文字，我愿意引用在这里，因为它为我的心印提供了一个线索，这个线索也包括本书力图理解的马尔库塞后期工作的进程。

在两个方面，无论是在传统的自由主义形式下还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形式下，个体的传统概念似乎都是站不住脚的——被生产力的历史发展所取消 (*aufgehoben*)……本真的个性仍然是创造性的艺术家、作家和音乐家的特性。把这种创造性的潜力试图在最广大的民众中普遍化的思想对于作为一种表达形式的艺术而言其创造的功能和真实性是有影响的……因为它(艺术)意味着与常理和普遍价值的分离和对它们的否定：业已建立的实在中进入了一个性质完全不同的实在。在第二选择的情况下(社会发生根本变革)，个性是指一种全新的存在主义向度：一种消遣、实验和想象的领域，远非时下之政策和规划所能企及(Marcuse 2001, 80)。

这篇文章写于1965年。它实际上已经预见到了约翰逊总统的伟大社会计划行将搁浅在越南这块礁石之上。它所没有预见到或不能预见到的是新左翼运动和反文化运动的崛起。那时，在多数校园里包括在我们的校园里所进行的反对越战的示威活动吸引来的学生还寥寥无几，能够迅速被反战运动动员起来的学生还只有数十人，远没有达到成千上万。

马尔库塞认为，在“单向度社会”中真实个性的消除说明对立面的缺失。个性需要有精神的独立和一种标准，一种对更加美好世界的洞见。艺术总是代表了这种选择。(我们的杂志的名字就叫作《选择》。)在现代社会中，有限的个性形式变得广为有效。启蒙运动开启了一个使政治理念保持批判姿态的公共领域。现在，公共辩论的空间正在关闭。个性再一次主要在美学领域中才能够发现。马尔库塞宣称，为了让它从美学界限的背后浮现出来，个性必须采取一种比以往更为激进的形式。新的个体必须在现实世界中实现艺术所否定、批判的内容，推翻其常理，贬低其价值。

美学成为一种新形式的意识和觉悟！美的对抗力量的普遍化是一种社会批判！这是多么奇怪的想法！我并不知道，早在1918年马尔库塞就以柏林军人委员会成员的身份参加了德国革命，而后不久写了一篇评论文章，评析一些以艺术家与社会的冲突为题材的小说。而且，我还想起了学生时代一个比较私人的细节：在他加州寓所餐厅的墙壁上，挂着一大幅油画，是勃鲁盖尔所作的《伊卡鲁斯的坠落》，把此当作防范空想理想主义的永久性警示。<sup>[1]</sup>

马尔库塞关于个性的思想的含义是随着新左翼运动的兴起最终全面展开的。

在法国,1968年发生的五月事件要求“一切权利归想象”,这一口号反驳了他在上面援引的段落中所提出的令人沮丧的预言。受到如此反驳他着实非常高兴。在巴黎我们一起见证了运动的初始阶段。在返回位于拉丁区的他所住的旅馆时,一群刚刚占领了巴黎美术学院的学生上前与他搭话。他们是通过一些把他奉为“学生起义的精神领袖”的报纸所刊载的照片认出他的。

我们来到美术学院,马尔库塞对聚集在主会场的一百多名年轻的艺术家的发表了讲话。不难想象,一位曾经撰文提出对“肯定文化”<sup>[2]</sup>进行美学抵抗的作者站在这具有纪念意义的场合的讲台上该有多么亢奋。他被热情地接受。法国学生对革命的祖辈盛赞有加,而对父辈则把社会弊端归咎于他们。马尔库塞用法语作了简短讲话,以美国学生运动的名义问候法国学生,祝贺他们向“消费者社会”发起了挑战。他们看上去被这一源自历史深处的回响所打动,不过听众中的毛主义者对于所提及的消费显得有些茫然。

一年以后,他的《论解放》一书出版,该书指名献给那些法国“斗士”,即那些参加起义的学生和青年工人。他在前言中写道:“他们的诉求所表现出来的激进的乌托邦式的特点远远超出了我的文章的前提。”(Marcuse 1969a, ix)该书详细探究了美学抵抗的普遍化问题,这个问题在其早前的文章有所忽略。艺术的界限已经破裂,把变革以技术为基础的社会作为目的的美学已经成为一种新政治。年轻人之所以反抗,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不同意政府的政策,而是因为他们强烈反感身边的社会浪费和暴力。

《论解放》以及随后的一些书都试图解释单向度社会所涌现出来的新形式的反面力量。尽管在当时这也是一个令我着迷的题目,但是我一直没有完全被马尔库塞的方法所折服。对美学的强调与我本人对运动的体验不太一致。或许我应该说,运动的核心冲动是对上世纪50年代文化的墨守成规所带来的压力的反感,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我们缺乏对未来的美学想象力。不管怎么说,我从马尔库塞那里得到的是他对技术的批判思想,并在过去的15年间在我自己的著作中对其做了深入的发展。我本人对新左翼运动的美学阐述的质疑得到了广泛的认同。马尔库塞晚期著作的影响力日见衰弱,并最终导致了其声望的衰落。

现在,回过头来再看马尔库塞的著作,仍不能令我信服。但是,今天我用一种完全不同的眼光看待他的思想。马尔库塞离开海德格尔时,也就摒弃了对所有情况和情形(包括夕阳西下)进行现象学的还原。不过,重新研读他的著作,我发现在他的文章中和最令人惊讶的地方到处都有海德格尔思想的痕迹。同时,在马尔库塞的思索最成问题而现象学或许本该有所裨益之处,我却发现没有海德格尔。

那些思索是马尔库塞在海德格尔指导时在其早期著作中便有所体现的思想的

发展。这些早期著作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哲学立场,被称之为“海德格尔马克思主义”。马尔库塞是通过双重途径达到这一立场的:一方面他把《存在与时间》中的本真性概念具体化;另一方面他发展出一种新的方法解释海德格尔和马克思关于“现实可能性”或“潜能性”的辩证法。马尔库塞没有沿着这些途径继续前进到交叉点,不过我们可以规划出一种其可能取得的统一思想,而假如他后来再多几年继续接受海德格尔的影响,这种统一无疑是一定会达到的。

海德格尔的本真性概念继承了自卢梭和康德开始以来的哲学传统。在他们的思想中,人的本质是自由。这种观点标志着与人本质的实体说的决裂,例如亚里士多德用具体的品质和美德来定义人。人的本质,假如对自由哲学而言有此种东西,是由主体的正式属性所组成,而不是属性的全部。尽管先前关于人本质的实体理论对此也做过判定,但在卢梭和康德看来,自由的逻辑注定是一种以笃定人的发展目的为宗旨的合理性观念。

对于存在主义者来说——尽管海德格尔本人否认,但是他仍是一种存在主义者——自由是虚幻的,除非它的目的摆脱了所有理性概念的关注。海德格尔通过把人此在(*human dasein*)定义为自我追问和自我创造的存在而“被抛入”(thrown)一个莫名其妙的世界并且注定要在那里发现其自己的意义来实现这一点。但是,非本真的存在,一般的日常存在,则存在于因循守旧和推卸自我责任之中。这种海德格尔哲学所代表的对自由的洞察力是一门常人难以领教的功课。要作到完完全全的人——本真的——必须承认人的存在的无根据性并仍然要坚定地行动。说到无根据性,海德格尔的意思不是指武断的决定,而是“准确地、揭示性地预判和判定什么是当下的事实可能的东西”,即境遇所需要的回应(海德格尔1962, 345)。有了决断人得以积极地介入对其世界的塑造当中,并对自己作出定义,这恰好不同于非本真的因循守旧。遗憾的是,海德格尔哲学没能就什么是“事实可能”的判定标准提供一种方法,因而也就使得如何行动成了悬而未决的问题。

在其早期著作中,马尔库塞率直地接过了这个理论,但是他拒绝了海德格尔的抽象表达方式。什么是人被“抛”入的“境遇”,什么是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含混不清地援引的这些“可能性”?这些种种空白需要修正。尽管人们对于他何以从哲学抽象的高雅陡然转向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低俗感到惊愕,但是海德格尔本人一时间还是凭借纳粹的意识形态来填补这些空白。马尔库塞转而朝向了马克思主义。自我被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在此间生产带来的异化是必须加以克服的非本真性的根源。至此,本真性变成了革命性地拒绝现存社会的“激进行动”。

在海德格尔那里,在《存在与时间》的前些章里所开创的在世之在(*being-in-the-world*)的概念中,创造与自我创造是紧密关联的。人对于其存在的质疑所给出

的回答与人借以赋予意义和据此在世界中活动的技术实践密切相关。然而,奇怪的是,当海德格尔在其力作的第二部分论述本真性的时候,生产却被放弃了。随着海德格尔后来对技术批判的发展,这种含糊性也消失了。技术实践最终销毁世界,而对自我创造的论及,以及由此产生的所有关于本真性的悬而未决的东西,统统从海德格尔的论著中悄然消失了。

xii

马尔库塞采用不同的办法解决这种含糊性。首先他通过包括个体变革和社会变革这两个侧面的方式引入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念。如他所述,“马克思主义根本境遇”所关注的中心问题是“激进行动的历史可能性——这种行动在使得完全的人成为实在的同时也必将解放一种新的必要的实在”(Marcuse 1987c, 350)。<sup>[3]</sup> 马尔库塞随后马上转向把黑格尔的劳动观念作为人精神的客观化,加入到海德格尔凭借人的自我创造的抽象概念对生产进行现象学分析当中。劳动是在同自然的斗争中实现的可能性的交往,这些可能性既属于人也属于对象。因此,“境遇”所需要的“可能性”既不是正统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客观过程的笃定出来的结果,也不是那种就连海德格尔本人也得出确定结果的不可说的直觉,而是通过解放劳动,以一种社会意义上的具体形式对人的本质的任意支配。

马尔库塞对于其本真性和可能性理论的辨析从来没有如此清晰。激进行动以及对历史的辩证解释是一座石拱的两个方向,还需要有一个关键的石头最终把它们连接起来。我在本书将会表明,那块关键的石头就是后来对技术的批判,通过这种批判马尔库塞以隐晦的形式回到了这些主题。在这个过程中,马尔库塞再次遇到了海德格尔的思想,不过到了中期海德格尔思想已经变成了批判的技术哲学。

像海德格尔一样,后来的马尔库塞把技术看作不仅仅是技术性的,甚至不仅仅是政治性的;而且它本身就是现代经验的一种形式,是世界得以展现的主要方式。因此,对于两位哲学家而言,“技术”的延伸所触及的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实际装置本身。它象征着一种思维方式和实践方式,的确,它是一种将实在视为技术统治目标对实在进行的近乎超验的构造(Marcuse 1964, 218—219)。从这种形式的经验中解脱出来只能再度感受另外一种形式的经历,一种美学的形式。按照海德格尔的观点,正如休伯特·德雷福斯(Hubert Dreyfus)所解释,马尔库塞提倡通过基本实践的变化对存在进行新的揭示(Dreyfus, 1955; Marcuse 1964, 231)。<sup>[4]</sup> 马尔库塞的美学不仅为激进的政治判断引入美的判断标准,而且描述了属于新世界秩序的新型实验的先验形式。

如我们所见,当海德格尔面对非本真性的技术世界不再提倡坚定性时,马尔库塞依然致力于“本真的个性”。在他的晚期著作中,本真的人的存在是可以通过技术的美学化,即通过它转变为一种实现人和物的最大可能性的工具,从而在社会整

体的层面上得以完成。此时,马尔库塞已经发现这一点在现存的资本主义技术的基础上都是难以完成的,不管其主导性属性和政治关系如何。其早期著作中所涉及的有关劳动以及可能性的全面观点,湮没了现代技术环境下所组织起来的世界里制造与自我制造之间可怕的鸿沟。有必要进一步具体地辨别能够连接它们的技术,但是海德格尔-马克思主义早已被抛弃了,马尔库塞缺少理论手段来统一雄辩地表明他的立场。他的最后的一些著作不过像是对某种仅仅是暗示的理论进行的鼓噪。那么,我们怎么能够理解他何以转向美学,以及他的新科学和技术的概念?

两年前,在阅读海德格尔 1931 年关于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讲稿时,我想到了一个可能解决马尔库塞晚期思想之谜的办法。这些讲稿展现了一种对亚里士多德奇怪的解读。依据海德格尔的说法,亚里士多德关于存在的一般性概念来自于希腊的技术性制造的实践,来自于技艺(*techné*)。依照其作为本体论模式的角色,技艺不是被客观地当作世界中的事件,而是根据其自身的条件从内部被现象学地进行描述,这预先使用了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自己的思想。这多多少少有些夸张,或许有人会说海德格尔把亚里士多德奉为技术现象学哲学家。以这种方式来理解,技艺作为一种既尊重人又尊重自然的对照性的揭示模式,再度出现在海德格尔后来对技术的批判中。技艺实现了事物的内在潜力,而不是像现代技术那样破坏它们。因此,在早期海德格尔这里,就已经有了对解放的技术的分析,虽然海德格尔本人从来没有提出过要复兴技艺,这倒是为理解马尔库塞与其老师的关联提供了一种新方法。

1969 年,海德格尔在普罗旺斯的多尔会见了一些朋友。他们之间的谈话记录已经以《四次研讨会》(Four Seminars)为题结集出版。我们发现在海德格尔已经出版的著作中唯一一次是在这里提到了马尔库塞。他指出,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生产是构成其“世界”的一大要素,而且,生产是一种实践。“以他自己的方法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倒转过后来,马克思要求存在必须先于意识。因为在《存在与时间》中没有涉及意识,便有人认为(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可能会有在这里所读出的海德格尔式的东西!至少,马尔库塞是以这种想法去解读《存在与时间》的。”(Heidegger 2003, 52)

海德格尔以这番嘲笑的口吻对他的学生说的是什么呢?马克思宣称与存在根本关联的不是意识而是实践。《存在与时间》也简洁地把人与世界的关系描述为根本的实践性。在学生时代,马尔库塞注意到了这一并列关系并且把《存在与时间》当作通往马克思的钥匙加以解读。不过接下来,海德格尔本人进而摒弃了生产主义的形而上学。他在后来的著作中说,存在不能够用技术性的制造模式加以理解。这一姿态是海德格尔早在其早期著作中就确立的,而且后来也一贯地加以保持。

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讲座证明这种自我表述是不确实的。海德格尔并非一贯地批判生产主义。其实,《存在与时间》的许多内容都是受到了亚里士多德关于技艺的阐述的激发。1931年,他在课堂上说:“我们必须为自己澄清,认为人与他们生产的产品有联系到底意味着什么。为此,一部叫做《存在与时间》的书探讨了与设备的交往;而且不是为了纠正马克思,不是为了组织起一个新的政治经济,也不是出于对世界的原始理解。”(Heidegger 1995a, 117, 翻译修订本)所以,马尔库塞把《存在与时间》解释为生产主义的文献,并且还进而发现海德格尔与早期的马克思有关,这些是没有错的。在某种意义上而言,马尔库塞始终忠实于那个被晚期的海德格尔拒绝和遮蔽了的早期海德格尔。[5]

xiv

可见,马尔库塞后期著作中所表现出来的美学激进主义与海德格尔著作中这些被抑制了的主题纠缠在一起。在我看来,马尔库塞的著作中有许多理论上不完善的地方,这完全是因为他或者是拒绝放弃现象学的主要议题,抑或是拒绝以现象学的方法发展它们。马尔库塞的技术美学给他的思想带来了致命的模糊性。起初,他看起来是在遵循潜能是社会的客观属性这一通常的马克思主义形式。但是,在马尔库塞后期的著作中,潜能却以美学的方式加以揭示,即成为一种调和的主体。这种技术性地与其客体的潜能融合的主体,第一次受到分析首先不是出现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而是出现在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所进行的现象学的阐述中。惟有对行为价值进行现象学的阐释,才能搞清楚美学能够为技术理性的重新构建提供规范的基础这一观点的意义。而且,当马尔库塞把与日常感觉相结合的美学想象为一种批判力量,他的前提意味着对经验所做的现象学概念的构想。假定这种对经验所做的概念能够与马尔库塞的社会理论所产生的那种客观考量相妥协,也不是不合理的。不过,他没有继续坚持这条路线,而是陷落到了潜能的两种解释的中间,一种是存在主义的美学解释,另一种是基于对社会力量进行评价的马克思主义的主张。

有关这一点,我对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所著的精彩睿智的马尔库塞传记有些许不同的看法。凯尔纳颇为详细地探究了海德格尔对早期马尔库塞的影响,认为海德格尔的思想痕迹一直保持到最终。但是,凯尔纳强调的是马尔库塞在发现了马克思1844年手稿后其著作中所表现出来的根本的马克思主义的,即非海德格尔的特性,并且声称即便更早些时候马尔库塞的“根本计划是重建马克思主义”(Kellner 1984, 77—78, 389—390;另见 Abromeit, 2004)。这个评价旨在回击那些多少有些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尔库塞不屑一顾的抨击。我完全同意凯尔纳的观点,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之间那种肤浅的相似性很早就消失了。但是,我要争辩的是,在最深层的哲学层面仍然有相当大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从来没

有被搞清楚过,可是它就像是在捉弄人一样竟然就出现在马尔库塞的著作中,特别是1968年以后尤其清晰。正如莱茵哈特·茂若(Reinhart Maurer)所说:“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的晚期著作都围绕着相同的历史—哲学问题,并且他们所期望的解决方案表示出了类似的结构。”(Maurer 1970, 241)要识别这种结构,人们需要进入到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早期著作中某些最为抽象的文字的细节之中。

为什么马尔库塞没能解释他受海德格尔影响时的早期著作与他后来的著作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呢?在发表了《德国哲学巨人的倒下》(Marcuse 1968, 42)<sup>[6]</sup>之后,他再也无法回到他的存在主义的根源当中去。对海德格尔的背叛仿佛是一堵绝对的障碍,横亘在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尔库塞与诸如20世纪欧洲思想、现象学以及存在主义等另外一种伟大潮流之间。这些潮流的分裂现在已显得远不如从前那么重要,二者都被后现代主义和后建构主义所遮蔽。或许它们不是对立的而是相处不易相离又难的关系,有太多的共同之处而不是敌对的。萨特的后期著作就代表了一种试图把竞争的潮流在意识哲学的框架内加以合并但最终失败了的大胆尝试。本书中,我论证说技术哲学本该提供另外一种合并的可能性,不过却从来没有发展出来的逻辑结论。我企图冲破阻碍这些潮流的障碍,明确阐述一种不同凡响的技艺理论,它是由海德格尔所发起,由马尔库塞所继承,并最终被二者所抑制。

# 致 谢

像大多数其他作者一样,我也要感谢很多人,特别要感谢村田纯一、门协俊介、小林康夫邀请我到东京大学哲学中心讲授本书的一些主题。感谢格尔诺特·波麦盛情邀请我出席他主持的自然批判理论研讨会,我在会上介绍了我的论点的最初版本。理查德·波尔特和艾尔伯特·鲍尔格曼从早期起就在鼓励我。罗伯特·皮平是一个有见识的对话者。与伊安·汤姆森和杰瑞·杜佩尔特的争论使我能更加加深了许多想法。杰福里·科汉、达纳·拜鲁、杰茜卡·汤姆森以及约翰·阿波罗美特给了有益的意见。安妮-玛丽·芬博格再一次成为我难以计数的手稿的第一读者。



# 目 录

致谢 / 1  
中文版前言 / 1  
前言 / 1

## 1 技艺

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说起 / 1  
海德格尔与马尔库塞 / 1  
技艺与善 / 6  
理性的专制 / 11  
去蔽的模式 / 15

## 2 追问技艺

海德格尔的亚里士多德 / 21  
问题 / 21  
十个关键概念 / 28  
现代性 / 36  
海德格尔的两难窘境 / 40

## 3 生命的辩证法

马尔库塞的黑格尔 / 46  
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 / 46  
关键概念 / 54  
从黑格尔到马克思主义 / 67